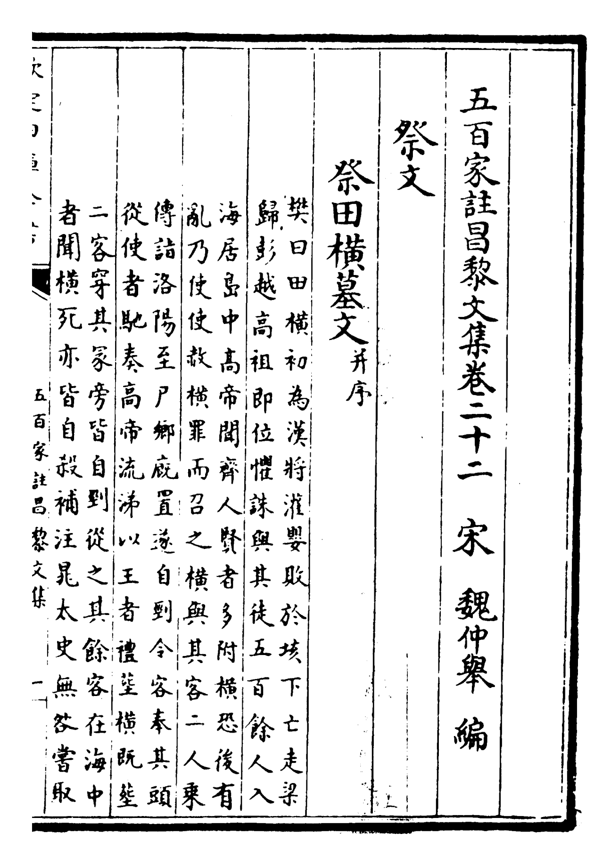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祭田横墓文并序

樊曰田横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外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横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横死亦皆自殺補注晁太史無咎嘗敗

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繞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蹭蹬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横以謂夫荀如横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集注一作十九年非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横墓下邪

十一日愈如東京樊曰其年春公三上書宰相求仕不報五月歸河陽塋其嫂鄭夫人九月復如京○一作愈自東如京蓋謂公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為西都也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心一無心字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孫曰歔欷嘆也○歔音虛欷音希禁居吟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而一作其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鋩刃也○鋩音亡抑所寶之非賢補注書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之一作者亦天命之有常天一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韓曰史記索隱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孫曰闕里地名在今兖州曲阜縣揚子仲尼皇皇奔走之貌也苟余行之不迷一余

作孫命曰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以覲文王之耿光耿亦光也　跽陳辭而薦酒孫曰跽長跪巨几切魂髣髴而來享嚴曰集韻靈良切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洪禮樂志郊祀詩云㕘梁揚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并序

韓曰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文藝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一作往治其地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云云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預之一預作與時未幾皆化翕然韓曰按袞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馬由是俗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孫曰

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嚴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覩林藴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邸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凡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孫曰時公家于宣州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韓曰當作二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一無年十九三字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

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祝曰說文嶷嶷小兒有知也○嶷魚力切歐本不疊嶷字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一有遠字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孫曰公為徐州節度推官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一無詹字詹一作監覲其

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一本有得下有於是二字趙本再有將以有德四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在側一無之字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為之傳令翺集無詹傳。傳一作說一作誌余故作哀詞一無故字以舒余哀以傳于

後以遺其父母（其一作居）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詹一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

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

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

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不永一作永不）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

飲食既時兮（既一作孔）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齊一作高）人道之

常在側之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䰟䰠流行祭

祀之及兮（之一作則）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益一作救）抑哀自彊

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樊曰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伉姓名僅見于此它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痛歐陽生之不顯榮於

不一作無

前痛一作哀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文吾一作其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覯義下舊本無則進云云十一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孫曰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殁益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樊曰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説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怨邪（怨一作怒）居何故而憐邪（故一作為）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邪（彼下一有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者無知（者一作而）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

聲如見其容一作如處其旁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樊曰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愬無傳

於乎一本上先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愬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一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予有令聞我來自山予之俊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一作不可而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孫曰貞元

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寮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悲驕切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一作我復終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直生可樂可一作何曲死可悲一云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王人王一作主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按曰令狐

運京兆富平人為東京牙門將丞惡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毆逝郊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丞怒因員等吏以受將武金操服之金皆運從者十餘人二人死九人自誣服竟無贓狀丞以聞請流運嶺表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丞怒劾寧罔上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案元素密其冤如運迹似行盜以留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員等由是獲免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輸絹賊七人及贓絹詔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竟死歸州人冤之負由此知名

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自父寧辛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徃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毋

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哭聲哭一作失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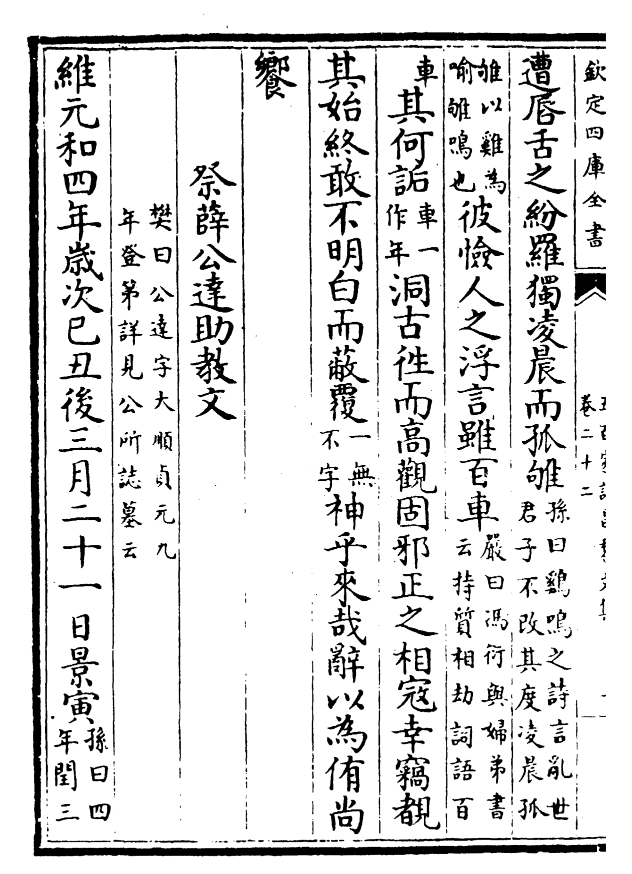
補注筆墨閒録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孫曰本云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守江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孫曰漢鄒

陽之語顧意氣之何如昌日時之足究昌一作何當貞元之癸未祝曰貞元十九年公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一本作癸酉非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孫曰貞元十九年公左遷連州陽山令嗟名頽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孫曰貴部即郴州邇清光於暫覯於一作而言若交而情無由若一作莫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荒之無徒窮一作遐挐百憂而自副孫曰挐牽引也詩憐此百憂○挐奴加切切而一作以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疢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孫曰籀篆也周宣時太史籀造大篆因以為名○籀直右切苞黃甘而致辭辭一作貽

獲紙筆之雙貿洪曰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义魚之短韻洪曰即公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者媿韜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韓曰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椽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酎於一作以航北湖之空明孫曰郴州北湖廣十餘里最為勝處覿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一作湫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徃陋窮一作宼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補注筆墨閒録曰此即子厚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圖於是始建天書之下降猶低迴

以宿留（上音秀 下音溜）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云）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孫曰掾謂法曹）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指斯言而莫就始許信於暫踈遂成凶於不救（於一作而）見銘旌之低昂（孫曰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識之）尚遲疑於別袖憶交疇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韓曰謂李使君於貞元二十一年死柩過江陵公以是祭之永貞元年冬也益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元年云）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一作僥）



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雊孫曰雞鳴之詩言亂世君子不改其度凌晨孤雊以雞為喻雊鳴也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嚴曰馮衍與婦弟書云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其何詬車一作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一無不字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

樊曰公達字大順貞元九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孫曰四年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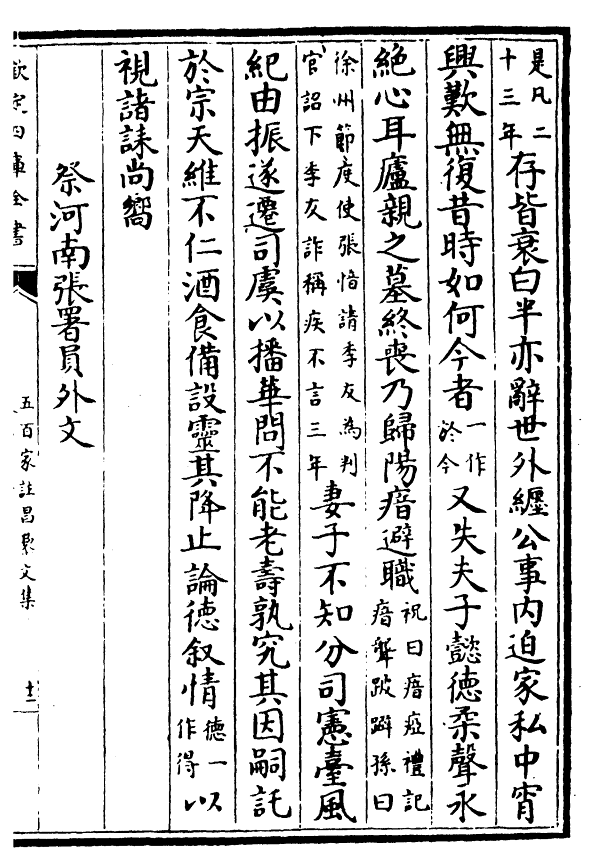
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 朝散郎韓曰公嘗誌其墓今嚴曰唐諱丙以景代之 以誌考之朝散當作朝議

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 樊曰元和初公遂為國子助教分教東都是歲二月十四日辛 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 一云若在人前 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員外文

韓曰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册等六人祭益皆與季友貞元八年同舉進士也其事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愈等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工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工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彦樊曰時陸贄典貢舉祭者六人皆同薦云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倐忽逮今二十餘歲樊曰自貞元八年至



是凡二十三年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纒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一作於今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絶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祝曰瘖症禮記瘖聾跛躃孫曰徐州節度使張愔請李𠇍為判官詔下李𠇍詐稱疾不言三年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德一作得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樊曰張署為河南令既數月弃官去遂卒時公從裴度討蔡元和十二年八月也誌其墓為文以祭之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十二年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集注是歲七月以公兼御史中丞彰義行軍司馬○一無守太子右庶子六字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十二或作十一或無十二二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渾胡本切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陟降切年未三紀孫曰公時年三十六嚴曰退之

大歷戊申歲生至貞元十九年癸未三十六年矣秉氣加人無挾自恃一作無敢挾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古如刀嚴曰謂讒人以言傷人也退之與張署李方叔同為御史時方旱飢上疏乞寬民徭為李實所讒俱貶南方縣令又與署同赴貶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補注是歲公與署同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武令歲弊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君咷祝曰易君子先號咷而後笑○咷徒刀切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隷防夫觝頊交跖祝曰觝觸也謂以項相觝觸跖足也○觝丁禮切或作牴洞庭漫汗粘天無壁補注筆墨閒録曰山谷用此語云江南水黏天風濤相豗豗呼回切中作

霹靂追程盲進帆船箭激南上湘水孫曰湘水出零陵北至巴丘入江○上一作之屈氏所沉孫曰今岳州湘陰縣有汨水屈原自沈處俗謂之汨羅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孫曰博物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醆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一作役變一作徧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騄去騄音蒙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儆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

余出嶺中君俟州下郴州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樊曰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騾去騾驢子也虎寅屬也公載張語云云已而順宗即位皆改江陵府掾公法曹張工曹洪曰僕來告言虎入廐處而下予以問嶲魯卿嶲云騾不駿去之則亨矣虎取而去疑其亨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言虎取騾果亨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有所憑也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遝無捨祝曰楚詞重華不可遝注遝逢也○遝吳故切一作還衡陽放酒孫曰衡陽衡州酒沉酒也○酒一作酒熊咆虎嘷咆蒲交切嘷胡高切不存令章孫曰令章酒令一作存不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嚴曰集有謁衡岳廟詩雲壁潭潭雲一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大

湖嚴曰太湖即上文洞庭是也集有洞庭阻風贈張十一詩七日鹿角韓曰元微之鹿角詩箋云鹿角洞庭湖中地名鈎登大鮎祝曰鮎魚名楚詞鱣鮎兮延延集注說文云鮎鰋也鮎乃兼切怒頰豕狗洪駒父詩話云狗豕聲也○狗許角切或作豹非惟無此理兼不協韻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孫曰謂江陵府首下尻高祝曰尻臗也前漢尻益高○尻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補注始願不及此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孫曰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祝曰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望音忘於別何有解手

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訐一作許權臣不愛南昌是斡孫曰署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向出為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今作南昌恐誤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夷名○獠張絞切又力道切又一作僚用遷澧浦祝曰澧水名書又東至于澧○澧音禮嚴曰謂為澧州刺史也為人受瘥孫曰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孫曰元和十二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

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孫曰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監衷烏乎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韓曰謂與其子同僚也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

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曹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樊曰中丞名存誠字資明河中寳鼎人貞元中登第歴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拜御史中丞暴卒憲宗贈刑部侍郎

維年月日韓曰公時為比部郎中元和九年也或作元和元年非某官某乙等韓曰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韓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故御

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孫曰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樊曰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也共傳故事樊曰存誠當劾浮屠鑒虛贓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詳見舊史本傳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韓曰哀十六年左傳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憖且也○憖魚覲切具寮興云亡之歎祝曰詩瞻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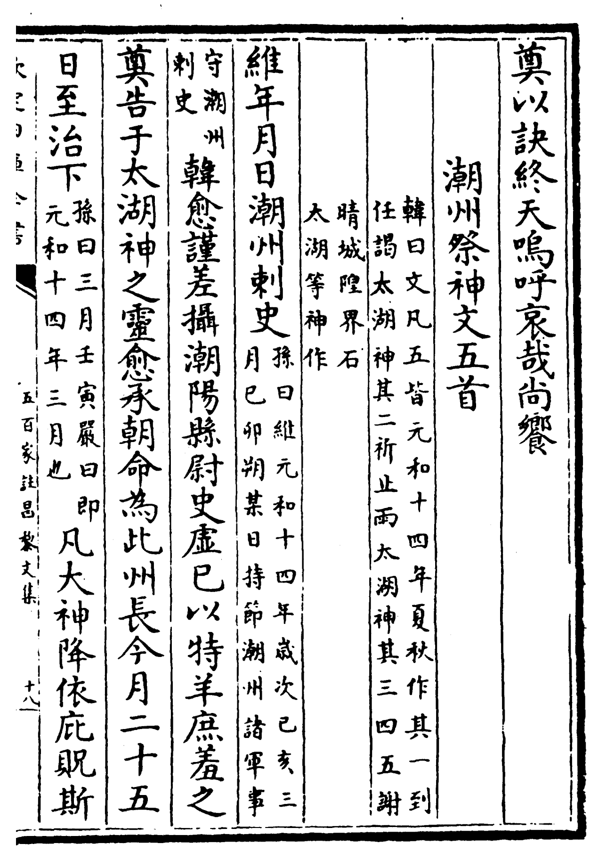
之云亡邦國殄瘁 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攷

維年月日愈等 棨曰元和九年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與給事中李逢吉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張賈等同祭 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

嚴曰辛倉沒切孟子辛然問曰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于一作乎士庶喪祭疑皆饗荅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僶音泯甔石之儲孫曰漢書揚雄家無甔石之儲晏如也甔小甖石斗石○甔或作擔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韓曰孟子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



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曰文凡五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止雨太湖神其三四五謝晴城隍界石太湖等神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孫曰三月壬寅嚴曰即元和十四年三月也凡大神降依庇貺斯

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孫曰謂謝上表也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損弊孫曰糈祀神米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祝曰揟一作糈鹿也公羊犒者曰侵精者曰伐○糈先旅切又音所犒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巳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巳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一本上作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

酌腶修之奠祝曰腶鍛脯禮記大享尚腶修注云捶脯也○腶丁貫切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嚴曰穟禾成秀也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人一無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祝曰劃劙解也分剖也孫曰剖去也○劃忽麥切又音畫劙力支切又音麗卷日月也幸身有衣而口得食

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
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
殃殛也神其尚饗一作鑒玆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鬛清酌庶羞之
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鬛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
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
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
若荅響一作饗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

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兹血毛清酌嘉肴肴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内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下一有庇字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

茲（一作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五頁後四行無小大刋本訛無大小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持被入直三省注洪曰持被入直當為句絶十字刋本誤注下文刺刺不能休句下洪曰下又衍或云二字按洪興祖以唐無三省考異已辨其非但既從三省絶句集注自不當引吾日三省吾身既引吾日三省吾身洪説自當在集注前論雖未正而文義尚貫串也據

考異移又按此即辨證文考異亦引之更不必

有或云字令刪

第七頁前四行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考異從漢書

帳作張按漢書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張

設也令云設供帳帳作張與設字意複或舊本

原作帳可不泥漢書也存異

第八頁前三行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

少尹孫注丞相河中節度按上文亦白丞相去

歸其鄉丞相必非節度可知下文又為歌詩以勸之與愛惜之者必非兩人若係河中節度又安得京師之長於詩者屬而和之孫特因其都二字誤意之耳不知其都其字即指楊少尹猶題注引張籍詩稱官為本府是也且署字考異及文章正宗文章軌範各本皆作白其義尤明孫未見佳本曲為之説於上下文義殊乖謬存異

第十三頁前二行而私便其身按正舉及文章正宗文章軌範諸本身下皆有圖字上圖利之圖作固或係舊存異

第十七頁後八行注振武唐志無考按唐書方鎮表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即朔方也洪玉父特未深考耳存異

第十八頁後二行而私其有贏餘按考異文章正宗及東雅堂本皆無有字刋本係沿舉正之誤

考異云果有有字當在其字上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名處厚及下元司馬諸人考異云杭閣本皆不書名蜀本只從側書按下許

康佐嚴武之訛自是注家偶誤後人謬入序文若果當日序文必無此誤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許使君名康佐按唐書康佐本傳初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益知書名非本序原文存異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注喉中句刋本喉訛内據文義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能與我賦此乎刋本脱能字又賦上行共字據東雅堂及天徳堂本增删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刋本脱者字據東雅堂及天徳堂本增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注晼晼然在纆繳之中注窮視貌刋本在訛有又脱窮字據莊子及郭象注

改增

卷二十二第七頁前三行題注穆員字與直刋本員下衍外字蓋因題句訛衍也據新唐書及東雅堂本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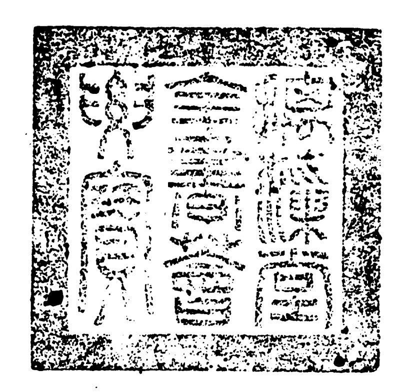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一行注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刋本丙午訛丁未又二下衍月字並據本文月日改

刪

第十三頁後五行一又相語刋本又訛夕據考異

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納石壤中刋本中訛下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及東雅堂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樊曰文凡三首其一祈雨城隍其二祈雨仰山其三謝雨仰山神並元和十五年夏作然則公之精神豈特見於開衡山之雲哉凡水旱無禱而不應以是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

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以媢于神祇（一作無以媢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一作躬）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嚴曰九域志云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陟）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

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註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名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一本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補注按筆墨閑録云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既嗟而又遣以理此聖賢所以過人此與嗟嗟保介惟莫之春無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嚴曰列子言周之尹氏大治產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其下趍役者侵晨皆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使之彌勤夜亦昏憊而寐昔昔為國君是所謂有樂有悲者耶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黄乃木之災韓曰莊子

百年之木破為犧罇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罇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為失性均也子之中弃天脫馽羈祝曰馽羈馬絆也莊子連之以羈馽韓曰羈馬絡頭也。馽知立切一作縶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樊曰太史公荅任安書云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子之自著表表愈偉孫曰表表卓立之貌洪曰退之文章多為流俗庸人妄改如表表愈偉嘗見一本改作表奏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一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一作今有今亡臨絕之音一何

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樊曰嗚呼子厚之靈亦可畏矣其卒于柳州也後三年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撫是以觀公之所云不其然乎）寧敢遺墮（寧一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一作維年月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韓愈（樊曰按沈傳師所書公黄陵廟碑其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文曰維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令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湘君夫人二妃之神沈本作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愈以罪犯黜守潮州州一作陽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一無之字以殞其命舟次祠下孫曰祠謂黃陵廟是用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石本無汝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孫曰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孫曰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累年於今

乃合累字或作三或作四皆誤夙夜悚惕悚一作怵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毁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蠲石本作圭圭潔也當作圭不稱靈明一作明靈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嚴曰邦伯即廟碑所謂岳州刺史王堪是也石本無上四字修而作之孫曰公至京以私錢十萬抵岳州刺史王堪請修二妃廟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

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韓曰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遷吏部侍郎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孫曰竇牟字貽周扶風平陵人惟君文行夙

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此即公誌年墓舉進士登第也孫曰登貞元二年第屢佐大侯以調兵戎樊曰誌所謂佐六府五公也孫曰佐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盧從史東都留守崔縱鄭餘慶等凡六府祝曰調如前漢十年不調之調。調徒吊切詔曰予虞汝為郎中樊曰誌所謂拜虞部郎中也孫曰元和五年拜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樊曰誌所謂轉洛陽令也惟刑之愼掌正隸僮樊曰誌所謂為都官郎中也蓋都官刑部之屬掌隸簿録給衣糧醫藥理其訴寃命守高平樊曰誌所謂出為澤州刺史也命副儒宮樊曰誌所謂為國子司業也。副一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

踰七八年孰非望公樊曰誌所謂年辛年七十四。一作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孫曰年兄弟五人常年羣庠輩三以辭雄孫曰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第弟輩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年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孫曰謂年庠相繼為澤州刺史樊曰四繼三同則常年羣庠皆為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補注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樊曰誌所謂愈少年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令四十年也。一云四十餘年事半如夢分宰河洛媿立並躬樊曰河陽洛陽河南府二縣年嘗令洛陽公令河南俱官於學以纖

臨洪樊曰公為國子祭酒年為司業惠詩不醻詩一作許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韓曰舊本作侯主簿繼恐非是詳觀公此文當是為侯喜作公嘗與喜漁於温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故此文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盧郎中陸員外其辭與此文所稱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亦相表裏以是知非侯繼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二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嚴曰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為集賢校理曰符曰

（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罔不拾遺（罔一作因 拾一作捨）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補注夷等夷也）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與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哀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云亡（一作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云葬我方齋祠

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樊曰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兹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

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孫曰書上帝監降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聞音問神於惠罰無差孫曰惠與罰無差忒也施罪瘠于尹愈身。孫曰瘠猶病也瘠秦昔切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祭曲江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

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孫曰董仲舒求雨法甲乙日為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丙丁日為赤龍一長七丈小龍七長各三丈五尺戊巳日為黄龍一長五丈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為白龍一壬癸日為黑龍一皆倣此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將降甘雨以惠兹人一有急急如律令五字

祭馬摠僕射文注詳本篇

嚴曰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補注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樊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摠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摠坐貶為泉州司馬適彼甌閩孫曰甌閩泉州鯢鮠跋躓孫曰鯢鮠危也易困于鯢鮠孫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跋躓言進退有礙。鯢魚列切鮠魚厥切躓音致一作疐一作躓顛而不踣祝曰說文云踣足跌也孫曰踣與踠同折也。踣於臥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樊曰

元和初愬為虔州刺史遂殿交州韓曰殿鎮也詩殿天子之邦孫曰四年以愬為安南都護安南漢交州也。殿都甸切抗節番禺樊曰柳子厚曹谿大鑒禪師碑云愬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涖南海番禺即南海郡廣州也本傳作桂管誤孫曰八年十二月以愬為嶺南節度。番音潘禺音愚去其螟蟊蠻越大蘇孫曰愬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詩曰去其螟螣螟食苗蟲也擢亞秋官樊曰自嶺南入為刑部侍郎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孫曰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孫曰

十二年以揔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殲將廉切厥勳孰似

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孫曰吳元濟誅揔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二月以揔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芃芃黍稷黍一作黎昔實棘茨鳩鳴

雀乳不見梟鴟孫曰揔以淮西久陷賊冦人不知法威刑勸導感令率化賊之偽迹一皆削盪

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孫曰十三年五月以揔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

優優始誅郾戎郾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孫曰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揔檢校刑部尚書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

詩曰適彼樂郊惟東有猘祝曰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韓曰虺蜥也。許𨖷切顛覆明鄰戕餘有幾孫曰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嵂崒中居嵂音律崒慈恤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孫曰河岱兗鄆之境嚴曰東平在河岱之間鄆州溪堂詩序云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于三方唯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故有岱定河安之言惟公之𨖷𨖷是也。𨖷羽鬼切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樊曰十二月以摠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

四方孰樂可據顧瞻鈞衡一作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祝曰謝致仕也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補注三年八月總卒昔我及公實同危事孫曰謂同征淮蔡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醻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㦸韓曰說文云㦸大膂也○㦸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樊曰公太學彈琴詩序有武少儀者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此所

謂御史武君者豈其人耶韓曰武侍御或以為少儀或以為儒衡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公不信釋氏故作此文

御史一作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祝曰櫛梳也禮記咸盥漱櫛縱笄總珥耳璫也鞶小囊也禮記施鞶袠帨佩巾也。櫛側瑟切珥乃吏切鞶音盤帨始鋭切鞶一作鞶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一無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

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樊曰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茍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武君憮然辭曰祝曰憮然失意之皃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吊之

曰

哲哲兮目存祝曰詩明星哲哲注猶煌煌也孫曰哲哲形容潔白皃。哲音制一本下哲字作晢

丁寧兮耳言孫曰皃尚存乎目言尚存乎耳言死未久也 忽不見兮不聞一無兮字一作忽不見不有兮

荼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妥塞悲兮慰新魂祝曰妥謂佛也。 慰下一有斯字 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陜府李司馬文

無故陜府三字

樊曰李司馬名郱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辛詳見公所誌郱墓。郱薄經切一本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

公學以為耕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績厥家孫曰鄉生未晬而父辛母抱置之姑氏以去至五六歲問知本末因不與羣兒戲能誦書百餘萬言於是縱學無所不覯績一作續

選于吏部亟以科進孫曰以朝邑員外尉赴選顔真卿第其所試文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歷臨大邑惟政有聲孫曰歷試陸渾南鄭令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寮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孫曰鄉七男三女内外孫十五人公姑悅喜姑一作始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

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孫曰是歲五月葬華陰縣昏姻之好樊曰邢子漢公婿也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虢州司户十二兄文

樊曰司户名岌公誌其墓甚詳。一本無虢州司户四字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虢州司户府君之靈嗚呼惟我皇祖孫曰皇祖名叡素仕唐為桂州長史有子四人長仲卿秘書即次少卿當塗丞次雲卿禮部郎中次仲卿仲卿生岌有孫八

人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才五人又有弇為殿中侍御史死平涼之盟其二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今日一作於今又棄而先逝矣韓曰岌以元和元年卒於虢生不偕居疾樂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壙。祝曰瘞幽隱也瘞一計切趨奔束制奔一作生一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樊曰是歲九月葬岌虢州北十里公意葢欲異時反其柩而歸葬于先原故云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夫人公嫂注詳本傳

維年月日孫曰正元十一年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韓曰祭老成文云吾往河陽遇汝從嫂喪來葬此云逆旅備時羞之奠云云孰云此來乃睹靈車必往河陽時也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孫曰鄭氏公之兄起居舍人會之夫人也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孫曰詩桑柔之詞辰時也三歲而孤孫曰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嚴曰李翔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惟嫂恩未齓一年祝曰齓毀齒也周禮與未齓者皆不為奴韓曰男八歲女七歲而齓。齓初靳切又初謹切兄官王官提攜負任孫曰負亦任也詩曰是任是負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

飢而飡疾沴水火祝沴災也。沴郎計切又音戾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孫曰十二年曰紀嚴曰舊史云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後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孫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薦及凶乜兄罹讒口承命南遷孫曰大歷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夭閼百年孫曰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翻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孫曰葬于河陽既克返葬

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孫曰家于宣州嚴曰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孫曰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兹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殞涕熏心茍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愍懃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

今其敢忘天實臨之洪曰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至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樊曰老成公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也介二子長百川李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

為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建中初公從會喪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至是老成死于江南貞元十七年也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覺者當自知之

年月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補注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四歲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樊曰兄會嫂夫人鄭氏也中年兄歿南方孫曰會責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

孫曰河陽河南府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樊曰公二兄會介其一闕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樊曰貞元二年始來京城其後四年嚴曰貞元六年也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樊曰貞元十一年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孫曰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為節度推官。一無幕字汝

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孫曰十五年二月丞相董晉卒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孫曰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一無又字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孫曰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為汝遽去吾而沒乎而一作先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别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

東野往孫曰東野為溧陽尉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

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一有而字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一有則字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信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舊本此句上無信字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揺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一作雖其無知悲不幾時一作悲不知幾

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孫曰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袞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者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比一作此）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一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極乎（一無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

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一作時月日一本皆作日月）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一無終葬二字）然後惟其所願焉（一無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一作生不能以相養共居）歿不得

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祝曰窆葬也周禮及窆執斧以涖注臨下棺也○窆陂驗切吾行負神明行一作何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一作下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而一作之死而䰟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教一作養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

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一本無二也字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樊曰公兄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公時為中書舍人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之靈孫曰俞為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孫曰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孫曰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閡尚饗

祭姪孫滂文

樊曰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為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曰孫公夫人高平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强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補注滂卒年十九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

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樊曰權葬滂於袁州郭南）孤魂無依漉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樊曰公之姪孫女也其李干妻歟公嘗誌于墓曰李干余兄孫壻也長慶二年卒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其曰合葬者先干死也則二十九娘子者干之妻明矣）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樊曰昶公之子長慶四年登第嚴曰昶肥兩切退之之子字有之或云一名佶小字符郎）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

端不見關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諳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韓曰嫠無夫也。嫠陵之切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樊曰張給事徹也元和四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

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卿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孫曰皇考名休嘗佐宣武軍）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祝曰爾雅注云八十為耋詩云逝者其耋。耋達結切）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徵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强佐乃濟行半道有詔

以徽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板孫曰徽遷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為盧龍判官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釁闔府屠剥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刄成林弓矢穰穰祝曰穰穰多也詩豐年穰穰。穰如羊切千萬為徒譟讙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無知慙愳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樊曰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徽長者不殺置徽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别館徽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孫曰幽州監軍以其事聞贈給事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樊曰徽妻開封尉俞之女為公

之從子婿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歐本掩一作於與魂東歸孫曰徹死或收瘞之其友侯雲長佐鄆帥請於其帥馬摠遣人以帑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詒所在給舉傳其家賜錢物以葬。與一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拏女文

樊曰女拏公第四女。拏女加汝書二切嚴曰元和十四年退之貶潮州女拏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藁葬道傍長慶三年二月退之為京兆尹始歸其骨而葬之河陽集有題層峯驛詩并壙銘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阿爺祝曰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

人急如水火荆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徒可切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之靈嗚呼昔汝疾革一作亟又作極值吾南逐蒼黄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大雪冰寒大一作天傷女羸肌女一作汝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樊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挐子年十二在病輿致走道撼頓失飲食節二月二日死于商南層峯驛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女至此豈

不緣我草葬路隅樊曰挐死即瘞道南山下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寃寃可忘寃寃一作宛宛逢歲之吉致以先墓樊曰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以一作汝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柔甘柔一作芳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銘

唐故太子校書李公墓誌銘

韓曰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石本與所刻本異者詳注于下今本止題云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石本有字始來自江之東食太學之祿石本無上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樊曰貞元八年

也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樊曰貞元十年也嚴曰元賓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貞元八年二十七也二十九死於京師貞元十年也客死於京師於一作于既斂三日石本斂下有之字其友人博陵崔弘禮孫曰弘禮字從周博陵人。石本無賣馬二字賣馬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一作某鄉某原石本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石本乎字作虖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之壽石本為之作謂其下同死而不朽

孰為之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樊曰本傳云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愈尚質故理勝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石本文作才行過乎古人石本過作出又有已乎元賓四字竟何為哉竟何為哉補注聞見錄云石本作意何為哉竟何為哉石本之語妙

宣武軍觀察巡官試大理評事博陵崔公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崔評事墓誌銘

君諱翰字淑清博陵安平人曽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寳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弟詠諧縱謔（一有處世二字一有卓詭二字）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孫曰時年四十八）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祝曰鄜州漢之鄜縣隋改為州孫曰貞元四年正月以左龍武大將軍王栖曜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

道正言補益尤多（尤一作弘）既去職遂家于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樊曰長源字泳之）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從一作從事）則賢也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茆（茆一作茅）為陸田千二百頃（一無為字）水田二千頃（一作三百頃一作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

樊曰翰正月辛其後二月三日晉堯公從晉喪出汴四日而汴軍亂司馬陸長源以下凡從事之在汴者皆遇害則翰之死非不幸也年五十有六矣嚴曰按崔翰銘前言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後言以十五年正月五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若以八年為四十七則十五年才五十四耳其字必有誤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

之如賢收一作視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者下一有其終二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韓曰嘻嘻和樂聲。嘻欣基切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樊曰公與翰同佐晉于汴州翰為觀察巡官公為推官乘馬而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可悲

施先生墓銘

祝曰施先生
名士丐吳人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樊曰同官曰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補注公時為四門博士亦士丐同僚也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樊曰劉公嘉話拾遺言予甞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名伯所憇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名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

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

得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往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孫曰時謂來太學怡怡然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伺也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亾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吊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

助教為太學博士一云由四門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一有或乞遷三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離一作出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媎丑略切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薄祝曰鄮縣名前漢云敍鄮鄞二縣長韓曰鄮縣會稽縣。鄮莫候切一作鄞曰友諒太廟齋郎糸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孫曰施父魯大夫見桓九年左氏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孫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桓。一無施字讐為博士孫曰漢書儒林傳施讐字長卿宣帝時為博士延為太尉孫曰延字君子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為太尉四年四月罷太

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孫曰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名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音容微箋注分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祝曰字當作肫肫誠也中庸肫肫其仁鄭氏注云肫肫讀如誨爾諄諄懇誠貌韓曰肫目也。肫朱倫切出言孔楊今其死矣誰嗣其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樊曰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表

一本貟外下有郎字表作銘字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樊曰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郎誤矣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韓曰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摭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衢為四夔非是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臯夔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謂一作為四人者雖處而

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孫曰大歷三年二月以栖筠為浙西觀察使栖筠奏東美造為從事）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一作士）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礲浸灌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

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五十四而終（孫曰貞元中卒。一作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作配君子（一云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甚得母道（一作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或作十二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又有季曰愈（又一作文）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之

事業一無之字汝其往請銘焉其一作既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其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之士一有大夫二字以為與古之皐夔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釋外內釋一作擇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

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一無人字墓在河南某縣某原一作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又有某年月日四字。緱音溝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施州房武使君妻鄭夫人殯表

韓曰房使君武也時公為江陵法曹而作今本無武字妻字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為氏因初侯樊曰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諱隨祖諱珍廞考諱絳絳一作終

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樊曰夫人嫁房武有男六人次卿次公次胄次回次衡次元女三人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貴今何謬綢繆平聲謬戾去聲今何謬謂謬戾也叶韻作平聲永貞冬至前四日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寓殯墳此非其丘樊曰武為施州刺史夫人卒殯于江陵元和六年正月次公自江陵奉其喪與武合葬河南

宣武軍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上柱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今本止題云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軍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孫曰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一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

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孫曰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擁兵赴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鄧景山逆擊不勝展進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擒展揚潤平今云實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師師納戎帥勉于滑州孫曰大歷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孫曰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樊曰神功本傳云大歷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年一作歲城汴州孫曰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孫曰建中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

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十二年今云貞元二年誤也樊曰司徒劉公謂劉元佐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孫曰十二年六月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其子迺自署為兵馬使軍中執之歸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戸賜繒綵有加一有以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一無大將軍三字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左一作右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三百戸至三千戸真食一有五字百戸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

一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陷難歘欻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補注神功冀州人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補注通王名諶德宗次子以其年十月一作二月一作三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祝曰祔祭名亦合葬也左氏不祔于姑。祔音附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

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二人二人或作一有女一人一或作二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大一作丈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慎終老無隳象魯陵之岡蔡河之側蒸蒸孝子思顯勲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孫曰俗本多作稷非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孫曰大歷初虬為道州刺史五年與澧州刺史楊子琳衡州刺史楊濟同討湖南之亂以氣畧敢諫諍為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樊曰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氷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孫曰貞元元年九月上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三科舉人復與常執誼等十四人中賢良

拜同官尉韓曰同官縣名屬京兆府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名公主書記三遷至侍無字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頲唐曰他鼎切男三人璟質旮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彥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李曰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代宗以為能將名入為

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詺一作語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勵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學士其在徐州府能勤以有勞以一作而一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一無字館嫠妹嫠音离畜孤甥能别而有恩歴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為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惟公之系

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孫曰晉陽復所居也。邑或作色非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曰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列本與石本異今詳注於下

君諱公達字某石本云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孫曰希莊父文思官中書舍人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孫曰舊史云元暉官什邡令以播贈禮部郎中。自祖曰至常侍凡十六字係以石本添

入父曰播孫曰元暉三子據摠播據開元十九年摠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孫曰貞元三年正月播卒贈本曹尚書侍郎命君後兄授石本作據授為尚書水部郎中石本水作禮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舊本作志石本作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孫曰貞元九年公達登第是歲十一月上親郊圓丘馬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石本有及擢第三字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孫曰正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隴州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師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

君不為變（石本無君字）後九月九日大會命射（石本無命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者（一無者字）君執弓臂二矢挾一矢以與（挾字一本作拔石本作指）

（補注邵太史曰指一矢為妙語）

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起隨之（石本座下有皆字）三發（石本作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自一作日）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令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

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石本有初娶瑯琊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十二字它本韋或作韓或作常凡四男五女石本凡下有産字男生輒死石本輒下有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絶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為已後石本作已已後我補注已已蓋公儀之子小字也其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弟某官公儀殿中侍御史公幹以君之喪葬京兆某縣石本云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弟京兆府司録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洪曰前漢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云久宦滅仲

之産不遂也或作官不能達官不能遷皆非石本作官不遂歸譏於時譏一作議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絶而紹祭以不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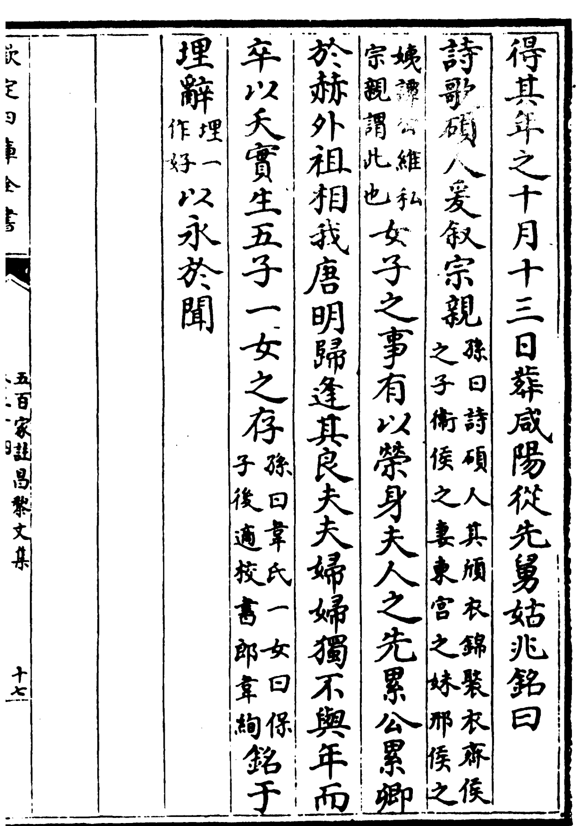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集注雲溪友議云元相國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孫曰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府長史韋通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孫曰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德子弼字國禎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太

原少尹副留守一有北都二字卒贈秘書監孫曰伯陽字子春彌之子也其大王父迨一無大字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孫曰伯陽子迨撿校都官郎中為嶺南節度行軍司馬王考夏卿孫曰夏卿字雲客。一無王字以太子少保贈左僕射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以夏卿為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保下一有卒字僕射娶裴氏皐女一無僕射二字皐為給事中孫曰皐耀卿第五子皐父宰相耀卿孫曰耀卿字煥之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自京兆尹為黃門侍郎平章事二十四年十一月罷夫人於僕射為季女一作少為季女愛之選其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樊曰稹字微之河南人稹時始以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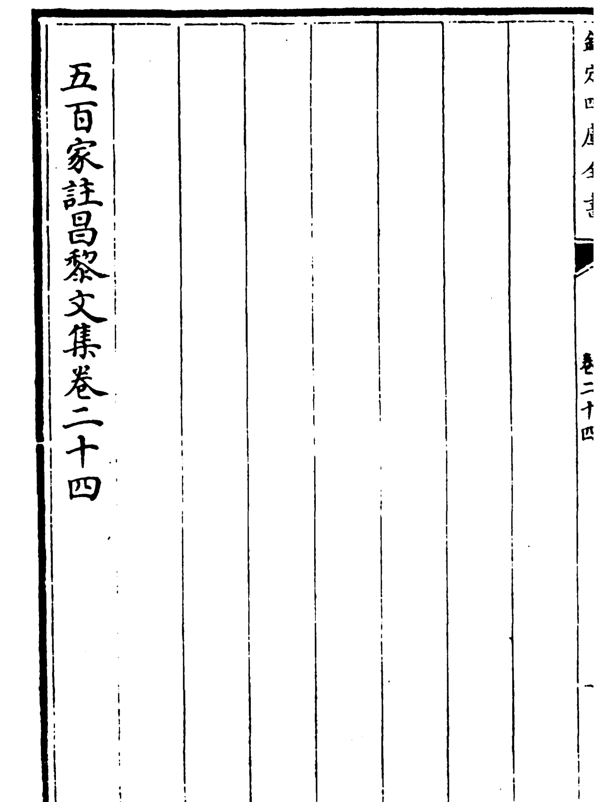
授校書秘書省中孫曰貞元十八年稹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選下一無授字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孫曰元和元年四月稹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居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樊曰稹為拾遺遇事輙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宫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教本書又上疏條十事又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執政惡之出為河南尉又起為御史樊曰元和三年稹拜監察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因前授教於賢父母因一作固及得其良夫又授教於先姑氏孫曰稹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率所事所言一作所動皆從儀法年二十七孫曰韋氏興元元年生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



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孫曰詩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宗親謂此也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於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孫曰韋氏一女曰保子後適校書郎韋絢銘于

埋辭埋一作好以永於聞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三頁前七行子婦諸孫刋本婦訛父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刋本複出圖字無遠字係沿訛本之舊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注檀弓曰刋本弓訛公今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注一本無二也字刋本二也訛也二據考異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注以一作汝刋本汝訛沒據考異改

卷二十四第三頁後一行注凡從事之在汴者刋本在訛作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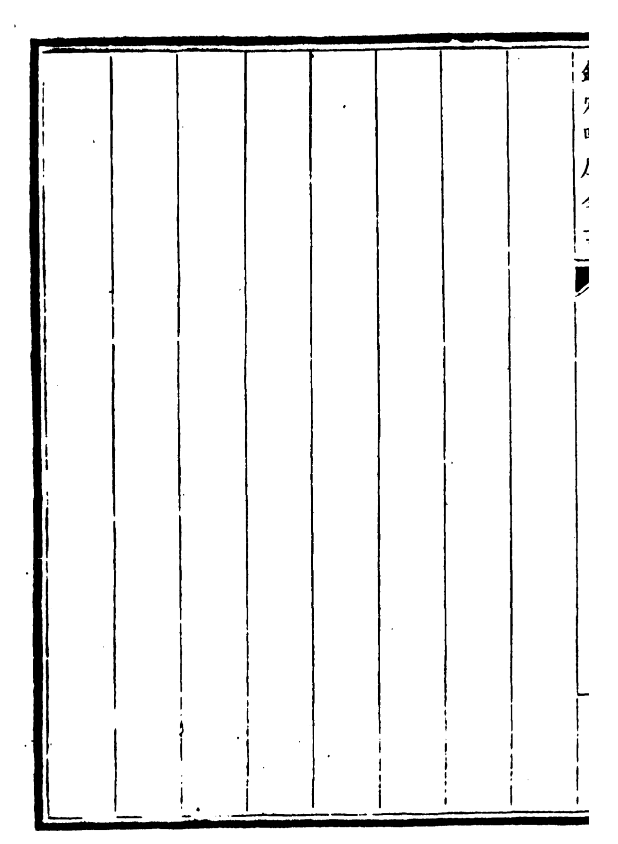
第六頁後八行四人者刋本脱者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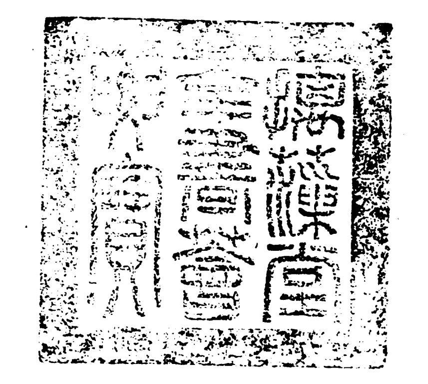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六行題注今本無武字刋本缺武字按東雅堂及天德堂本題即無武字今據補

第九頁前四行注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刋本永貞訛正元據唐書順宗紀改

第十頁前八行注建中四年刋本建中訛正元據唐書德宗紀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注詒一作語據考異及東雅堂天德堂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　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五 六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誌銘

唐故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一本無唐故樊曰孟郊有弔盧殷詩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攣卧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噫虎豹聞此外相訪稀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謂公此銘也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自資為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祝曰選或推或挽○推他回切）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授故宰相東都留守鄭餘慶（孫曰元和三年六月以故相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孫曰元和四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房式為河南尹）乞葬已

又為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山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輙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為比丘尼云

唐故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補注房君武也公嘗為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為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孫曰琯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為相相玄宗肅宗孫曰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

廣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静尚書膳部郎中歴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孫曰玄静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静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琯祖諱肱為虢州司馬父諱巒一作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名一作多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歴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為良子弟老為賢父兄歴十二官處事無纎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為盩厔令祝曰

盩厔縣名屬鳳翔。盩張流切音輈厔陟栗切音窒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一無上六字）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孫曰鄭絳之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樊曰次卿字蜀客貞元七年登第公詩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其後又有祭蜀客文）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

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為河南尹（韓曰元和四年十二月以戶部員外郎房式為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為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孫曰元和五年十二月以式為宣歙觀察使）將行（一作往）名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為尹於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兄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

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為銘云

有位有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唐故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公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惟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隴西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皐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孫曰元和七年二月公自職方員外郎左遷國子博士曰少尹將以某月

日葬一無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一無葬字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孫曰上元三年素父藥卒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畜于外氏于下一有其字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孫曰貞元元年七月以泌為陝虢觀察水陸運使表素為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祝曰鄠京兆縣名左氏乃含諸霊臺注在京兆鄠縣孫曰鄠邑名古有扈國。鄠音户考蒲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禄

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一本度支上有屯田二字遷令萬年一作遷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主下有一簿字云簿如簿錄之簿非是京兆尹符縣劃與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度支一作屯田使侍郎孫曰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介侍一作特非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孫曰九月闢誅十月以崇文為西川節度使尚書省與崇文幕府與一作以争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以疏奏

侍郎外稱其能竟生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中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孫曰時以杜蒹為蘇州刺史蒹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錡前反一有攉字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與敵孫曰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遣敗縛公脫械還走州樊曰錡反素為志安所敗生致于錡具桎梏釘于鉛

艇未及京口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賊急卒一作竟平不暇走死民

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

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樊曰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鄭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為尹呂氏子炅古迥字棄其妻著道

士衣冠著之略切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

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

令二人以賊一作賦非減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

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曽祖

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祝曰燉煌郡名史記還至燉煌○燉音屯煌音皇其舅參一作泰有大名君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孫曰子玄名知幾祖曰餗孫曰餗字鼎卿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一有其次曰三字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其一作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皐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

唐故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樊曰洪佐烏重胤於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今本無唐故集賢院校理七字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或作七代非始從拓拔氏入夏祝曰廣韵引周書王秉王興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跋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上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拓跋為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為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為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拔蒲撥切拓或作跖居河南遂去烏蘭獨姓石氏孫曰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還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改烏石蘭止為

石氏以河南為望樊曰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孫曰洪大歷六年生十二年喪母九年而喪其父孫曰大歷十四年喪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叅軍樊曰李翺薦洪書云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曹令云黃州恐傳寫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一作方故相國

鄭公餘慶留守東都孫曰元和三年六月以鄭餘慶為東都留守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孫曰建字杓直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為御史大夫奏建為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孫曰元和五年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與浙東使孫曰元和三年正月以薛苹為浙東觀察使交牒署君從事從上一有為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君廬下間一作聞故為河陽得一作所得佐河陽軍孫曰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表洪為府參謀吏治民寛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

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孫曰晏兄弟三人昱大理司直暹杭州刺史幼則晏也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孫曰謂止葬長安不歸洛陽也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曰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為之

公諱丹字某孫曰字文明京兆杜陵人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郇祝曰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空封郇國公左氏郇人軍其郊。郇音云。一本有號郇公三字郇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孫曰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抱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孫曰政為漢州雒縣丞後贈右諫議大夫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一有真卿愛之四字舉明經第一作及第選授硤州遠安令硤侯夾切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一作登明經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

寧軍孫曰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孫曰貞元五年八月少誠團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孫曰元和四年十一月少誠卒此時未死死字當作敗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新羅王敬則卒冊命其孫俊邕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新羅王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

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命有司上以字下或有為賢二字與其費至鄆州鄆音運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孫曰丹至鄆州聞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詔丹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孫曰貞元十七年除容管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五月以丹為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孫曰以丹為義成節度使李素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孫曰丹自容至襄陽拜右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一作日言軍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

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樊曰八月

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徵闢爲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以外誰不爲叛工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

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孫曰

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月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副使知節度事

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孫曰是月以丹爲晉慈隰三州觀察使

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户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

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一本有上以為忠四字一歲拜

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孫曰元和二年

正月以宰相杜黄裳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為江西觀察使。一本作以晉慈隰地屬之河東

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

者孫曰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材於

山名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

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一作賞從令者免其賦

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孫曰始民不知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之丹聚工教為陶聚材於場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貧不能者裨之財裨一作界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樊曰杜牧作丹遺愛碑云為瓦屋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孫曰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渫汙祝曰易井渫不食注不停污之謂渫渫息列切介甫本渫作溝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廄于高地因其廢倉

大屋馬以不連死一作馬以為連廐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孫曰丹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捍江高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一本有既退二字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樊曰杜牧作丹遺愛碑云築堤五尺凡長十二里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欲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者若干條一無者字朝

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孫曰洪州丹所自治故餘七州與賔客處一有如布衣時四字自持畢不易畢下或有一字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

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恒之女孫曰華嵩之子皆先公終

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樊曰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宙岫宙咸通中撿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

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一無縣字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孫曰宗禮即呂恭字敬叔溫之弟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一云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補注太師即顏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

於紫閣取益以畢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慊音歉）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辨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灘）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孫曰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孫曰晉有畢諶為中書郎諶子卓字茂世大興末為吏部郎）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孫曰北史畢敬衆子元賓父子相繼為兖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

允子僧要祖暉子義緦義雲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孫曰憬河南偃師人武后時為司衛少卿憬之子構孫曰構字隆澤○一本構作稱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孫曰構少舉進士開元二年卒樊曰按新史畢景公自吏部尚書從廣州都督明皇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遷改太子詹事卒贈黃門監謚曰景而此云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豈其字誤耶景公生抗一作炕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垌家破時垌始生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孫曰是歲七月改為廣德宗人宏以家財

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堈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堈益壯始自别為畢氏歴尉臨涣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涣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一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樊曰元和六年以杜兼為河南少尹半歲拜大尹兼嘗佐徐泗軍與堈同僚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出一作歲出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

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孫曰杜兼辛房式郝士美相繼尹河南埛任職如故諸署於府者諸一作請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葬一作墓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鉦鈢銳鎬胡道切鉦匹眉切鈢音求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

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唐故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補注胡君名明允

胡之氏別於陳孫曰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河東人孫曰河中河東人世勤固載厥身籍文譜進連倫集注明允之父瑱伯父玖胥登第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為樊曰

夏陽同州屬邑去平陽民思悲樊曰平陽晉州郡名河東土河陸原宜玆人肖後昆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孫曰証字啟中貞元元年登第。証音政韓曰一本作秩大夫非是以証傳考之証未嘗為刑曹而嘗遷左諫議大夫於元和八年也石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韓曰公時為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司馬徒或謂公是時為太史司馬徒謂司馬遷父子耳以誌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唐故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君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

孫曰元和六年秋名公為職方員外郎曰吾先世一作五世載族姓書孫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後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挺子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諶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湯烏秘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胄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孫曰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璥為沂州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職出入十五年常最其列貞元

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縣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為兖之金鄉令之一作川先君歿十三年而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孫曰佐江西觀察使崔允幕府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於汝之臨汝縣臨汝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財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

以銘

弘農諱懷仁沂州諱璬音皎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死途中集注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收其財賂而還然此誌但云遇盜死途中未嘗畧及貶謫之意

國史補恐未必可信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兒見先生賜之銘一作稚子見幸賜之銘一作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覆蓋其遺胔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即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終始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諱乂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詞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一有東方二字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庚午韓曰按朔歷二月無庚午若曰庚午則正月晦也葬于河南偃師妻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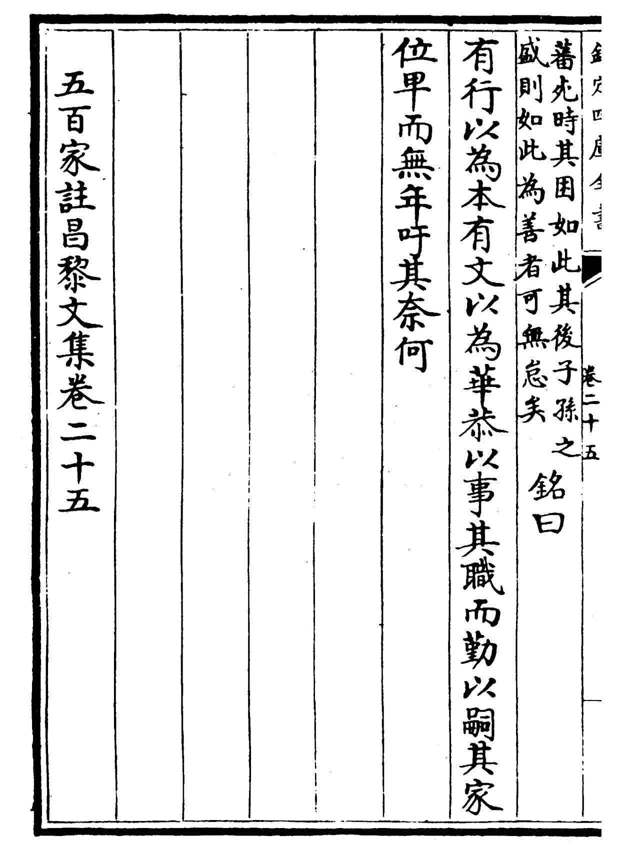
人世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唐故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孫曰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孫曰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闕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黄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為氏其後有守工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祝曰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孫曰延嗣父襲夔高蹈不仕贈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孫曰延嗣二子含澤含液含澤開元十年含液八年皆登

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頴揚州録事叅軍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韓曰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孫曰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褱為江西觀察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褱卒後辟不肯留孫曰後使李巽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叅軍孫曰河東節度嚴綬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韓曰以歷推之丙寅為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

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孫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嚴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為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家以為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樊曰按世系表苗蘷蕿生延嗣延嗣生含液含液生穎穎生蕃蕃生著著生愔惲恪愔生台符惲生廷乂又按登科記愔長慶二年惲太和五年恪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乂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愔惲恪為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遽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愔惲恪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愔惲恪也嗚呼



蕃先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為善者可無怠矣 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五